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四十五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郡人　夏允彝瑗公　周立勳勒卣

世姪孫孚遠校

徐文貞公集

奏疏　徐階

歲考通事官生　歲考通事

臣等竊惟通事之設。上以宣明華夷一統之分。下以偵察夾夷誠偽之情。必須諳習其聲音。而後能周知

其意例比之譯字官生原不相同蓋譯字以能譯其文為業而通事以能通其語為職者也節年相承必試以字者良以聲音易混而字畫有跡可以推別耳然夷語有音而或無其字譯書有字而未盡其音且今考試題字祇依各夷譯書而夷考其書本以中國之人審問夷語既未能無誤而自該邊或本國轉相抄寫亦不免漸失其真今雖所試字畫盡無訛謬終不適用徒為彌文所據各館通事官生因不在能譯其字而已但夷種有東西南北之異而夷語有喉舌

齒唇之分。非可强解而驟通者。必立師以教之。而又積以歲月。庶幾可以漸入。合無於各館中視人數多寡。掄選年深通事了曉夷語者一二人。立為教師。不分有無夷人。每日黎明時進館。督率各館通事人等。演說夷語。或其中有未能盡曉者。遇有該邊原來伴送通事。許各館教師備細詢訪。務求通曉音字不差如三年之中。教習有效。候類考之時。具名奏請擢用若生徒有驕恣怠惰。不遵約束者。許教師具呈提督主事。轉呈本部黜罰。其教師等官如或挾長忌嫉隱

秘約傳索取常禮。假公行私者。聽本部廉實。輕則量行懲革。重則參奏究治。再照各館官生。每遇該寺稽考。往往託赴兩館及提督主事查點。則又稱在鴻臚以致職業曠廢。徒糜廩祿。應對差訛。致笑夷方。甚者規求小利。或教唆夷人額外求賞。或增添物價。隨數分取。損威啓釁。關係匪輕。推原其故。蓋管理責成之權未專。而勸懲鼓舞之方未備也。合無行令提督主事。置立卯簿一扇。每五日令各館官生齊赴畫卯。如有不到者。明書各員名之下。每月朔望。教師引領生

徒將所習譯書抽試數字夷語演說　遇有夷人到館則卯入酉出時刻不許擅離不在五日之例提督官於季終將卯簿封呈本部以一季考察論其勤怠歲終備開考語封呈本部以待三年通考其廉汚本部季考及三年通考之時必合字與音相兼考校其補缺食糧冠帶授職事宜仍俱遵照本部嘉靖二十五年二十六年題奉欽依事例施行如此則人有定志而不負乎作養之恩官不虛設而亦可裨懷柔之典矣

覆裁革樂舞生厨役 裁冗濫

竊惟協律郎司樂舞生厨役，皆以供郊廟百神之祀，使其缺人，固非重祀之義，然或至于冗濫，則不惟虛耗廪食，亦恐猥雜怠肆，而不足以交于神明。給事中任有齡奏要區別去留，誠為有見。除奉特恩陞授司樂二十九員，倘該遇缺不補，并額設添設協律郎十二員，司樂三十二員，據該寺手本開稱，僅足供事，難以議革外，查得每歲之中，同日舉祭，用樂舞生數多者，惟冬至及歲暮兩日。而兩日之中，又惟歲暮所用

爲多今樂舞生見在一千七百五十九名歲暮所用止是一千一百五十三名尚多六百零六名若選留該用之數而於數外量存百餘名以備臨時事故自當足用廚役見在一千三百六十三名雖據該寺呈稱派用不敷但嘉靖九年原題奉欽依不足一千名方許收補今 太廟室數及各 陵墓固比九年增多而見在廚役比九年亦已多三百六十三名況直廬薪水所用遇有致祭打掃公用查照欽依係該取回供役人數而該寺看守牙牌祭服等項亦派有定

額若能一一遵奉則於供祀尚當有餘合無候命下之日行令該寺將見在樂舞生揀選年力精壯儀容整潔音律疏通者存留一千三百名其餘四百五十九名盡行革退廚役亦行該寺查審老疾不堪者量退六十三名存留一千三百名內以一千名奉嘉靖九年題准之例以三百名供續增差撥及備臨時事故各將存革過數目花名造冊呈部查考今後樂舞生廚役有缺查係存留數內者方許照缺收補此外不許濫收其應管衙門如有占令使役折納月錢并

濫收等弊並聽科道官遵照嘉靖九年明旨指名參奏如此則目前之冗食既汰而後之弊端亦杜矣

禦虜事宜　釋罪帥保關廂

側聞邊報甚急凡防守事宜已該兵部具題但臣有一二愚見竊恐兵部拘泥常格而不敢言抑或思慮未及臣受恩深重茲當緊急之際不敢過避出位之罪輒冒昧上聞臣惟今日之事兵將爲急顧京師之兵素不習戰而諸勳貴雖號爲將領實不知兵何益緩急臣訪得緣事見監刑部將官戴綸李珍麻隆曹

公此疏甚得聖心從此柄用矣

鎮歐陽安。皆歷任邊疆頗著謀勇。伏乞勅下兵部查照張逵等事例釋而用之。仍各量與兵萬人。或數千人。使各以己意操練。居則自守一方。出則自當一面彼蒙殊恩。必肯出力。庶於萬分。少有補助。其他在外緣事素有名聲將官。如時陳周益昌劉大章。雖去京師路遠。若一體赦宥。召之以來。計終必有用。此則臣恐兵部拘泥常格而不敢言者也。今關廂之民。不啻十數萬。一聞賊至。必相携入城。若不為之安插。則爭鬬搶殺之患。必且內作。伏乞勅下兵部會同錦衣衛

五城御史省令有親識者各就親識居住。其無親識

者。與酌量分派居住。飲食之費。省諭有無相通。候事

寧之日算還。仍嚴爲禁戢不許爭搶。至於城內城外

之民有壯健知武藝者。即行收募爲兵。則行伍可克

而彼亦莘有歸着不至倡亂此則臣竊恐兵部思慮

此係

所未及者也。臣聞兵部欲發兵於城外劄營。其意蓋

不知兵者欲以諸將實非計也近者徐文定亦

爲捍護關廂之計。但今京軍既不習戰。見賊必走。走

何論其失

則城中守禦之人益寡。居民之心亦寒。而關廂之民

亦竟不能捍護。臣聞咸寧侯仇鸞見領大同人馬在

居庸關伏乞勅下兵部急召鸞入衛仍令兼督城外劄營諸軍大約以大同人馬為京軍先鋒以京軍助大同人馬聲勢庶兩有所恃而不恐其大同人馬千里入援加以天氣向寒勞苦殊甚伏乞特降勑旨厚加獎賞倍給衣糧以為戰士之勸此則臣又竊恐兵部思慮所未及者也臣狂愚之言未必適用伏惟聖明裁擇

會議北虜求貢 俺答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欽蒙召臣階入見癸

下俺答求貢文書一紙、面諭臣集百官廷議、欽此欽遵、查得大明會典給賜迤北項下開載正統二年賜脫脫不花王、六年賜也先及差來正副使表裏衣服各有等第數目、七年又定有賞例、弘治元年三年四年亦俱有賞例、今奉前因、臣告示百官、除守城巡視及各項差委者外、會同中軍都督府成山伯王維熊等吏部尚書夏邦謨等、九卿衙門屬官辦事進士及太常寺等衙門堂屬官、議得虜酋俺答其先世荷蒙成祖文皇帝待以不死、賜以印信封誥、恩德至厚、而

俺答乃敢悖違天道犯我郊畿虔劉人民蹂踐土地揆諸大義所當必誅今雖稱臣求貢有悔罪之心及正統弘治初年有通貢賞例然信使不入表文不具且其文書係是漢字真偽亦未可知臣等竊以為今次求貢決不可許但王者之於夷狄禽獸畜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俺答前此屢曾求貢邊臣上請未蒙准行今又有此所據來歸之情似難峻拒合無請勅一道選差通事二員賫捧往諭俺答若果悔罪求貢宜即日斂兵出境另具番字表文差的當頭目於大

同提督總兵官處投進。聽候朝廷處分。如敢駐兵境內。希求速賞。則惟有飭厲將士廣集四方兵馬。以大義致討。必使匹馬不返。以洩神人之憤。以明上下之分。臣等愚昧之見如此。伏乞 聖明親賜裁斷。勑下

奉旨并力合勦不准遣使

遵奉施行。

請收用報效人馬　報效人馬

臣惟戎虜之性。嗜利無恥。未易以仁義懷服。要在有以挫之然後畏而不敢犯。令咸寧侯仇鸞調來邊兵俱分布在外。而京城四面列營城外。據橋劄營。止是

京軍城上守舖止是班軍此兵近經仇鸞教練雖與昔不同然亦僅足拒守未能出戰異有斬獲夫去秋虜以遊騎直薄城下于時城上之人莫有能向之發一矢者此虜所以肆然敢復謀入寇也今年若復縱之如此後來虜患豈有寧日乎臣聞知各邊將官子弟及各處官吏監生生員人等仰感　皇上平日長育教養之恩多有自備鞍馬器械帶領家丁赴京願殺賊報効者其人馬率驍壯可用臣愚欲乞　皇上勅下巡視九門大臣遇有前項報効之人逐一收錄

在官、咨行戶部、給與行糧料草、結伍團操、萬一虜賊大營與邊軍相持於外、而其遊騎仍如去秋來游城下、即便相機調遣截殺、有功轉送查照利道處驗實照例陞賞、其有民人不能自備鞍馬器械者、試果壯勇、及審實籍明確、取有保認可據、亦與收名支糧、轉行兵工二部、兌給馬匹兵器、一體操練調遣、通候事寧發回、如此庶可少收斬獲之績、而挫憑陵之氣、將來或有所畏而不敢犯矣、

書

與撫院論水利

三吳水利

凡言水利者大率二端蓄與泄是也而所謂蓄泄有大蓄泄焉有小蓄泄焉大泄者以海為壑鑿白茅諸港吳淞諸江導江湖之水而注之尾閭也大蓄者去江湖之淤澱使足以受支河之水也小泄者以近田之支河為壑導田間之水而注之其中也小蓄者疏濬支河使足以受田間之水也夫專意於泄於救潦可矣即不幸五六月間復如去歲之不雨何以濟之

加波神之利北方尤宜急之

不若致力於蓄則旱既足以救而潦亦有所容而不

爲害也蓄泄之大者其勢用財力必多未易猝舉今姑治其小則莫若修築圩岸然亦不可槩云修築而已敝邑之田東西二鄉高下迥絶東鄉本不苦水岸高則卑救愈勞當令各以修築之力疏濬支河爲蓄水之計仍遠徙其泥毋俾復壅西鄉圩岸在所必築而艱于得土亦當督令濬河因取塗泥附之舊岸築而加高廣焉庶財力不虚費而旱澇皆有備也

復胡大尹政　　輔兵

承示輔兵之議具見執事志存國家僕輩負愧多矣

此事若朝廷肯主張則蠲免雜差事無難處所難者教練一節耳大抵唐漢以前民與兵不分守令與將領亦不分其責專其勢便故此法易行今則守令之外不免別用將領而將領未易得人貪者謂民富於軍肆其科取知目利而不知教惰者謂民素不習行陣畏憚煩勞而不肯教如此則輔兵雖設終不可用於戰守也即使改令之制以教練付之守令為守令者將終歲教之則太數而害於耕必待農隙教之則太疎而荒於藝且今防秋之師嘗以五六月至邊十

月始罷罷則疲而不復可練矣若以此施之輔兵不惟農功妨誤亦恐無有教練之時故曰教練難也僕嘗考京營之兵凡十二萬人夫既設輔兵此十二萬人者將廢之乎則拘於法制而不敢將不廢乎則是此輩安居飽食而反驅畿甸之民代任其戰守之勞又苦天下之民多出一番養輔兵之費恐非計也竊惟營兵者固燕薊之產也練營兵者本將領之事也如能爲教輔兵得將則亦能爲練營兵得將將既得矣使就營兵之中擇其少壯勇健者留之其老弱疾

病者去其人而勿丁以補之丁又病且弱削其籍而募民以充之汰簡既定然後選敎師明賞罰勤而練之則法制不必更而兵自可精虜自可禦然而不能者其本固別有在也夫本之所在僕猶（此必言中人勳貴也）能言之而不能正也況執事乎徒因來教發一浩歎而已

答孫聯泉按院　禦倭兵食

今兵事方殷米價騰貴若及此時發倉粟減價官賣之則起解之銀既可足而民亦得受一分之惠如不然就以此米養兵而別以官銀代解則民之買米輸

官者庶少寬一分也乃若米多則二說不妨兼舉高明以爲何如海防已特設副總兵且奉旨諭用湯子矣傳聞郡中按版籍每三丁抽其一以禦賊夫此田里之民不習兵革雖多何用徒爲里老開一騙局耳今湯帥見領邳兵凡三百人若令其再於邳徐選調七百而於崇明沙上之人及各縣鹽徒中招集一千益以民快（江南民快不可用）一千人共三千人配搭作十枝每枝統以把總官一員分布金山上海太倉嘉定常熟及海口要地每一處有警即鄰近三四處各馳援夾擊如此

既可成功。而亦不致大耗養兵之費也。伏惟高明裁之。

文　禦倭兵食

使者至再辱翰敎知爲地方用心甚苦。使番得公至海上經晝一年。豈至無備若此哉。湯帥先奉敎已推用。其事權與部札頗不輕矣。操江兼領海防。議者謂非舊制。故前此有　旨罷給勑之議。玆部中不敢復請。思質兼管之說本善。但思質蘇人。恐於行事不便。而公所謂他日之慮。尤爲深長姑待再處。大都平賊

只兵食二事、今既有湯帥職用兵、只得撫院肯爲措置錢糧、使不窘於用、則不必增巡視、不必留操江、而戰功自可成。今士夫有高才大略、且懇切爲國者、眼中僅見公一人、湯帥既冉公薦達、全望公爲之主張、使得展布、乃有益地方而不累知人之明也、外部見

五條奉覽伏惟高明裁之、

一古人有云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重介胄之士、又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今何時乎、凡文武在外、其貪殘庸懦者、自當劾奏、若其人可用、則全在

吾輩扶植作興往年湯子之父嘗總兵海上其始當路諸公敬禮之則有司不敢侮而得以成其功其後當路視爲贅疣則有司亦日見其可慢可惡而卒至於罷今湯子來坐戒諭有司除知府外其餘自合執屬官之禮而巡捕官尤不宜與衆官等至於文移有行愼勿阻抗庶彼得行其志而盡其力葢此乃上爲朝廷下爲地方非故欲崇重武弁屈我縉紳只以藺相如之心爲心可也

一調兵格戰固總兵之事乃若糧草器械及差遣哨

擇人役須有盤纏犒勞獲功之人須有賞賜則全賴撫院處給古語云天下皆爲利往皆爲利來漢高祖之任陳平至不問出入若舉大事而惜費太過事必不可成且寇久不滅爲費滋大望於應付常令寬裕庶彼能奔走下人而得其死力也

一湯子所帶邳兵於地方不能無擾然方資其用不得不稍寬之惟優其供餼重其賞賜然後可責將官約束以法耳

一凡爲賊作耳目及地方無賴之徒假賊名目乘機

搶掠者捕得即杖殺之勿如常監候庶民有所畏而亦可陰杜劫獄反獄之端也

一倭賊破城輙加屠戮故各郡士民多預徙村落以爲逃避之地此雖非人所得已然有司則誰與共守者宜嚴禁止之

復張半洲總督　禦倭機宜

半洲知兵措畫悉皆所講

聞公親出督師備極勞苦主客不協未克成功而傍觀者不相諒致搖聖心中間委曲計使者能道然公今日受任既專則施爲自易此賊旦夕殲平論功大

拜圖當不遠如日前之事不足道也鄙見一二條附

呈別楮可否統望尊裁餘不盡

一問督府新開文武吏士只知撫按而不知有督府此須一大振作往年陸水村討流賊過江之日首斬指揮二人其下乃用命夫殺人之事本非所以勸公然行兵在威不如此則威不立又動調軍馬原奉

素主寬大然其論刑兵亦辣

公

旨抗違者參奏拏問公於此等處恐亦不能做人情新奉

旨責公甚重不可不仰體也

一敝鄉雖素稱無兵近來亦稍稍習武事至於沙兵

又嘗用之而有効者。今調來客兵。原非素練。又於地方利害不甚切身。徒費錢糧。無益戰守。似宜揀其不足用者。次第罷去。而加意作興鄉兵沙兵。不惟眼前可得力。亦永久之計也。

一聞蘇松濱海小民。頗與賊往來貿易。賊因而賄之。使為耳目。故我之動靜賊無不知者。夫使賊深溝高壘。絕不與我相通。我則無可奈何矣。今既與吾民往來無間。彼能用吾民。吾顧不知用之何耶。濱海大家久已搬入城中。凡居海上者皆其佃戶家人。若郡縣

肯留心就大家中訪求豪傑深結而厚勞之使通其佃戶家人以爲我用不惟可得賊情亦可使爲内應也

一任兵憲素得民心俞大猷素稱將才望公同心與謀信而任之毋使憸人肆其讒間緊要緊要

與王思質總督　移守邊地

昨車從過都門不得一面領教甚恨然公之忠誠與夫經畫大畧東湖及小兒皆頗能道之而大同之政羅鎧述之尤詳殊爲朝廷賀得人不獨鄉邦借重也

即日番虜騎已退，從此春草發馬疲，計必至秋高乃復起狂謀。聞屬夷哈哈赤部落，盡爲彼掠劫以去，其地頓空。此處水草甚美，萬一爲虜所據，則我與虜爲鄰，無解甲之時矣。往年見王中丞雞谷、張兵侍頤齋云：邊外有霧靈山者，若據此守之，則自古北至喜峯只三百里，而今所守乃七百里，蓋世所謂弓弦弓背之勢也。霧靈山南，即哈哈赤所駐牧地，向爲哈哈赤之故不能耶？今似天以授我，望公再細訪，乘此時急圖之。如可移兵出守，則[illegible]移兵之計。聞山勢高峻，口

亦是恢復大寧之漸

子不多，路亦甚狹，計所當築邊墻不過三五十里。只川內須築城堡以居戍兵耳。若力未能移兵，且招募屬夷之願居者，量助築墻之費，使得據守以為我藩籬，此事關係甚重。但僕所云皆出訪聞，未曾實見。全仗公之留意也。

復楊裁菴　禦倭機宜

使至，知為兵事勞甚。三復別楮，又極知兄苦心，愧無能助也。科疏大要歸于查勘，然此中議論籍籍，此特其發端一着耳。恐嗣後事端尚多，僕恃三十年交好

之厚、兼念地方寇患、未有了期、敢直陳始末、而附以鄙見、狀具別幅、惟兄細思與幕府諸賢講求善後之策、至幸至幸、

人言始末

自兄受命督兵、士大夫側耳嘉謨之入告以夜爲日、後兩月大疏始至、衆咸訝其遲、而傳聞徘徊錢塘、宴飲唯諾、怡然若無事、議論遂萌動矣、及劾董邦政疏至、衆謂此五十賊者、橫行數郡、震驚 孝陵、流劫蘇州、將與海上賊合、於理於勢、所當急討、而時兄尚在

杭州陶宅進兵未有期會曹東村檄兵討滅之紓
主上之憂雪南都之耻去腹背之敵安遠邇之心爲
功甚大兄乃怒其奏捷疏中不曾相及遂形劾奏反
功爲罪於是議論始紛紛矣乃令直浙兵原劾奏不
入衆方譁然以爲隱蔽而大疏之至又皆叙述往事
別無奇策衆謂兄擁總督之權得斬殺不用命及便
宜行事若行文所屬漫不回答官大者卽當叅劾官
小者卽當拏問既不能然又延至四月之上乃始奏
聞求助兵部於義於法皆無所當且選練鄉兵茫然

未有頭緒、而前疏乃云鄉兵可用、賊盤據海濱、兩巡撫之兵、皆不能取勝、而前疏乃云賊已遁去、又云指日可平、彼此參挍、動涉欺誣、於是議論益不可禁制矣、大抵自半洲及泉得罪後、主上所望於諸公者甚切諸大夫所責於諸公者甚備、而諸公只作尋常處之、故激而至此、然往者雖不可諫、來者幸猶可追願兒之加意也、

鄙見十一條

一天下衛所軍士空虛疲弱、在在皆然、而江南北直

隸浙江、又皆有倭患、湖廣辰沅等處、皆有苗患、即使有兵、亦不暇爲兄用、兄今欲調而用之、彼必將以情具奏、如芹山書中所云兵部計必不能强之使赴、文書往來、徒費歲月、畢竟無一卒助兄戰守、縱使一二果至、亦只應文備數、無益實事、坐耗軍儲、舊倭未滅、轉眼新倭又至、能無誤事乎、鄙意欲兄且罷諸兵於度外、專一選練鄉兵、作養沙兵、及山東北直隸之兵。庶有績效、不然懸想畫餅、自貽飢餓、恐非計之得也、一觀今事勢、苗兵之調、似不容已、但今年苗兵死於

賊者不下一二千。兩宣慰口雖不言。心實已怯。且向來功賞未曾舉行。其心亦不無觖望。若只泛泛調之彼遣一頭目領弱卒數千委蛇于其間。欲使之戰則不能。欲放之歸則不敢。欲罪之則恐生他變。欲容之則恐諸軍效尤。此時豈不進退狼狽乎。鄙意以為宜敘兩宣慰前日之勞。請　朝廷量加恩澤。而責其親領兵以來。庶於戰有益。至於差去調兵之官。尤須有才識善處事乃可。統望兄慎圖之也。此事机要

一苗兵勇悍。真能殺賊。但畏賊之鳥嘴銃。言及即色

變今似當於福建選調善放銃軍民兵二三千人以爲先鋒而因以制苗兵之驕於鄉兵中敎二三千人專習此藝以助聲勢而因以備禰兵之缺乃若禦銃之具禰兵必知之多方訪求試驗豫爲之備庶可以破賊之長技矣。

一苗兵頗攅搶奪固其性然然有司於其米蔬薪菜必用之物皆不與本色折給銀八分地方之人又皆閉門罷市不與交易夫銀既不可療飢彼將束手待斃乎其肆行搶奪有司殆亦有以致之也今似當豫處置者

（兵全在有司掾計）

先計算每兵一名每日該用某物若干為銀若干千人則每月共該某物若干為銀若干責守人以出銀而分派丞簿等官某人辦某物某人辦某物各照數給之又於府佐中委一員專管其事而時遣幕府官一員驗視其虧盈美惡毋使破冒其他若居處若船隻若器用皆推此意曲為之處然後以理諭之以法禁之雖於搶奪未必盡革當亦不至太甚矣

一將才難得如沈希儀何卿皆宿將彼見上官不任之以事又不優之以禮自許不能展布且防後患於

是各為避去之計或佯為盲聾求以不才劾或故爲偃蹇求以無狀劾兵部見諸公彈章交至欲存體面只得覆行彼聞報忻然而去蓋非諸公能去兩人乃兩人能愚諸公也往事不可救矣董邦政婁宇雖非奇特之材然亦屢經戰陣劾有勞績見於文武吏士中未聞奬拔成就得一二人能殺賊者而獨於此輩必欲去焉夫去此不難也但後來者未見其增而見在者日見其減兄無乃將至于孤立乎邦政今奉部符提問請姑從寬使在軍門立功贖罪補備緩急如

何僕與邦政素無交。茲言非爲邦政說方便。乃爲兄謀耳。幸亮幸亮。

一兵貴精不一多。江南自用兵以來今三年矣。諸兵孰爲可用。孰不可用。討不能掩人耳目。惟兄細訪而調焉。府庫旣空。民財復竭。省不可用者之食以養可用之兵。則財不費而兵常得飽。其視泛調而不能戰。多調而不能養。得失相去遠甚也。

一賊之所以取勝者大槩有二。一曰伏誘。一曰利誘。而我兵所以墮其術中者。其弊亦有二。哨探不明。紀

律不嚴也。凡欲有功。必痛矯此而後可。留意留意

一我兵往往見賊輒走。彼益自以為得計。而不知賊反乘此得追而殺之。不若奮勇向前。上可以得功。次可以保命。此於事理本自著明。而顧不免於走者。由上官未嘗以此諭之。而軍門又未嘗斬一潰卒故也鄙意欲乞兄於平時詳悉曉告。仍申明號令。示以走則必斬。而於進兵之時。選一信實有分曉之官。使專察視其陣先動。其人先走。及歸按而斬之毋宥。如此一二次。彼當有所勸懲矣。書云威克厥愛允濟。今有

司以小小嗔怒杖殺平人無限兄若不忍用刃且立威於用挺何如不然走者終不可禁而　朝廷授兄以旗牌亦徒文具焉已耳

一調來諸兵宜擇城外寬閑之地以居之庶民不被攪擾不至塡塞以生疫癘

一受降如受敵自昔已然況今賊多譎詐尤當深爲之慮凡來降者姑散各鄉勿令居城中何如

一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而老農老圃雖孔子之聖自謂不如諸凡兵事請博謀于諸將庶得眞確蓋耳聞

臆度、與身歷之見不同、而旁觀游談、與任事之情亦異、不可不察也、

復翁見海撫院　　滄河少倉

一水利於地方所繫甚重、先朝因有水患、恭當尊遣大臣治之、僕爲諸生時、見梧山李公嘗與此役、于時合十三府之力、凡費數十萬金而後訖事、旋復淤塞、論者不究海潮多涉、妄以咎作事之虐罰、其後再不復議及者、不獨諸公撫梧山之志、亦以費鉅難處、而吳人多口難調耳、今吳中風俗財力、比梧山時、似更

不類請公先計此費所出然後起而爲之也僕又記得蘇松諸郡縣原設有水利官及塘長等役今若欲大疏濬誠不易能若只令水利官塘長督率百姓各即其田之四圍疏濬支河使寛深足以蓄水而取河中之土築其圩岸而高之使足以禦水則不必起夫聚財而於旱潦亦少有所濟且於倭寇可省由白茅入犯之防矣

一移水次倉濟農倉之說甚是甚是外城之築尤見公爲百姓計慮深遠兩年來士民亦有以此說告僕

者。然動以貴縣爲比。欲不出一錢。甚至欲不役一夫不毀一廬舍墳墓。然後快於其心。僕私竊計之。勢有不能而論者又謂築外城一難於取土。二難於跨河寬則苦於列守之無兵。窄則病於所容之不廣。議多不一。故久不敢以告當路諸君子。今亦望公先計費之所出。及畫定規制。然後爲之耳。

復周覲所　禦倭兵船

閩地方尚有福兵。夫福兵不能殺賊。而藉兵於浙。天下舉知之矣。彼何怯於故鄉。而獨能勇於直隸耶。若

海洋無商法大船暢小船耳般與不如趨走不如
以海戰爲說則今未聞有凌波之師亦未聞有會哨
閩閩不如粵此時有事外洋動賊之說者故議用
之舉似徒費財無益於事況聞所謂兵者十無四五
福兵也
夫有船無兵不惟不能殺賊亦恐不能守船而造之
於官者將反以資賊之用也近日閩浙連捷皆不曾
戰於大洋只豫飭兵將乘其初至而擊之耳今浙中
福船未審有無而閩人通賊情狀亦未知比前何似
望公再一查訪計慮之減得一二無用兵船即省於
民多矣

復劉帶川中丞名燾 用兵

承示疏草歸重于選將練兵此不易之論也然前此未嘗不言選將而賢否定於賄賂之有無喜怒生於跪拜之多寡則將不可得而選矣未嘗不言練兵而無實惠以結其心無實政以責其成則兵不可得而練矣今中外所望於公甚重千萬留念戶部前日之疏亦非遽欲去兵益闕前之為政者不詢衆謀不考地勢輕率建設孟浪更張故壁壘築而不能守兵馬增而不足用若兵車營是也此須仗公妙用陰消默改次第為之搗巢固是奇策頗聞鎮兵與虜交通軍

門舉動，即以相報，故往年同野兩出，皆以謀洩，一無功。一大挫衄，望公更察士心，度兵力，審慎為之，尤用兵公之所長也。僕以書生，乃猶妄有論議於公之前，誠以國家事大，不敢默默耳。僕方以集衆思，廣忠益圖報

明主，惟公不惜見教，至幸。

復馬總兵芳　選兵

執事以名將著稱，僕竊意以為如執事者，不獨當立功於一時，仍當有以立法於後世。僕偶思得選兵一策，試謀之執事，煩執事思其可否，并增益其所未備，實

以見告勿泛泛答應以致誤國誤人也今自副總兵以下名雖各領兵三千其實老壯强弱互相參雜能戰之士不及一半每遇調發一枝盡行徒費供給無益實用而本城本堡又有空虛之患今欲令副參遊擊各自挑選其兵分為上中下三等上者給與馬匹名曰戰兵中者不給馬匹名曰守兵下者只以備雜差名曰備兵先令各官自行選定然後總兵徧歷各營覆選總兵選訖然後總督重加按閱不拘名數只要分別精當平時一體操練遇有警報只調戰兵如

賊勢重大欲張軍威乃量調守兵　之每調戰兵除行糧料草照常外量賞銀兩以示優厚戰兵有缺及或有不堪者於守　內選補其守兵以强壯者選補戰兵弱者退作備兵如此庶調發則人人得用城堡則處處有兵戰守兩得而錢糧亦不虛費執事以為何如

與張龍洲中丞　戍守南山

西石前日書來言宣薊之守發其端而未詳昨執事見教詳矣而未盡適會劍門乃知西石之意欲以南

山之防還之薊鎮而掣回戍兵自備戰守此於分疆之義得矣但賊至南山必由宣府之邊而入萬一南山失守（南山在宣薊中界賊每由之以入今則設有官鎮守都督中協防二鎮矣）主上究賊所由來恐宣府不能盡逭其責也今爲調停之說者有曰南山之外增掘一濠則薊有重險可恃以安此其說似矣然不知有墻有濠而無兵則墻可越濠可塞未敢保其無患也又有曰不守南山之墻而但發兵守墻外之連墩可省士馬不費糧餉此其說亦似矣然不知兩墩相去三百步賊行其間矢石不能及又每墩戍卒僅十人若賊勢重

大彼且望風而逃。是在有事之時。無益于南山。而在無事之日。併此士馬皆爲虛設。併此糧餉皆爲虛費也。蓋知西石此論。出自毅然任事之志。然慮有當周。謀有當審者。總督責任。比之總兵巡撫。又頗不同。願寄聲西石。須更詳之。勿輕具奏也。

與馬鍾陽司徒 練兵

僕細觀兵部諸公。原無練兵之意。故於兵未練之始。即豫計練之無成。夫天下之事。固有爲之而無成者矣。然未有不爲而自成者也。向來補練所以不效者。

只爲外無無實心任事之人內亦無考覈之實政耳若嚴立法程以三年爲限成則若何論功不成則若何論罪彼當事者自當知奮知懼而吾事亦不患無結果之期矣今不務此而但以錢糧不足爲憂萬一薊鎮失守中外騷動此時雖積財萬萬何益於朝廷乎又如其時欲歸咎邊臣則邊臣必以不得練兵爲解欲諉咎於戶部之吝則亦僅能挽戶部以同罪而無救於其身兵部之計恐未爲得也竊念此疏公爲題覆之首謬恃素愛敢私布之惟公細思焉二華擬練

兵三萬人、三萬之中、四枝原已給有全料、今所當給者一萬八千人、煩以此一萬八千人全年料草算計該銀若干、內扣月料若又、實該銀若干、若又以今見在馬匹、每枝只二千上下、及如二華初議減馬爲步計之、當又省矣、若又以平時操練、照行糧事例半給、至調遣之時、方與全給、當益省矣、大抵練兵自爲朝廷計、爲部計、非爲內閣計、此意士大夫似俱當相亮也、

雨溪　止造白糧船

領季夏念二日敎翰知公之志慨然在追蹤文襄近世士大夫其祿祿者率自卑已甚謂文襄爲不可企及而其賢者又自待太高謂文襄爲不足師如公所云蓋階三十年來所未聞也仰甚仰甚階生晚不及識文襄嘗聞長老言文襄在蘇松久習知其民情然每有興革猶必與僚屬士民反覆詳議而後定如細布一法至召東門黃婆入行臺計之往往留語夜分乃出蓋其審愼如此則夫高視文襄者固不足言而彼卑視之者抑豈能窺文襄之用心也文襄殁今且

百年乃得公尊之信之東南之民其遂將復被文襄之政而富庶安樂如文襄時乎幸甚幸甚承示瓜關建歲省蘇松諸郡僱船米一十四萬石此文襄所未有也但今會計派米未見減及此數豈漕司文移未到耶惟爲一査考使民受實惠至幸白糧造船訪之羣情以俱謂未便謹具復别楮今兌運之期已迫請姑仍舊而徐議之何如

承示欲造白糧船以省費此公爲國爲民之盛心也但覼縷議於公者似只較量於造船雇船之間而階

竊謂道府所議其慮卻出造船雇船之外恐不可廢如必欲造船勢須照馬快船例另立一管船旗甲而後可今馬快船旗甲之受累公所知也江南之民已困於糧長矣能復勝此乎而公忍創為之乎難者謂有司樂於因循更新非其所欲夫事不計利害之實而徒以更新為奇竊恐一着成心流為偏執其弊更有甚於樂因循者矣往年海運之議何嘗不新今未幾而論者紛紛即公亦謂終當罷之然則新可恃乎道府所議謹摘其畧錄奉尊覽成大事者貴協衆謀

以公高明、胷中空洞、無物能窒塞其閒、舍已從人、諒無難者、猶恃知愛至厚、輒敢以直對、惟不見罪、至幸至感、

復吳自湖　治河

承示大疏、欲濬河淮入海之道、使有所歸而不爲害。此神禹治水之上策也、猶往年嘗倡此議、及欲開三里溝通濟閘、令淮仍以全力與河同趨、庶得滌去河沙而淤塞可以漸去、顧時任事者皆有憚勞之心、會猶亦罷政、遂不果舉、今不意高論乃與鄙見相同若

（河淮斷不可分莫若浚之全合之）

得聖明報允。此功克成。則不惟出淮揚於重淵。而治河之功。亦已過半。至于飢餒餘衆得就食工興。則賑濟之仁。亦未嘗不寓也。甚善甚善。但近時士夫不善幹事而善忌才毀成。惟公於此刻意韜晦。推賢前人讓功僚屬。至願至幸。

上太岳少師乞救荒　救荒

東南諸郡財賦所出。而蘇松為之首。此公所素知也。自隆慶庚辛間。吏茲土者。不思以端已裕民為政。而專導之以嚚訟。敎之以爭奪。民靡然漸喪其廉恥之

心毀棄其忠厚之俗攫攘微利骨肉爲仇舊族故家所在破敗彼其意以爲富者之財散入于貧則貧者均富矣而豈知人情得財既易用財遂輕加以奸惡之徒競相誘引淫奔飲博視如泥沙訟墨未乾空乏如故而富者之衰落則不可復振蓋里巷之閒無富民者數年矣去歲風蟲爲孽田只半收盡其所入供輸常賦幸賴

朝廷有折兌之令稍存糠秕苟延旦夕深冀今春豆麥成熟接濟飢荒而三月以來淫雨不止溝澮盡溢江湖亦溢十里平疇頓成巨浸猶

與水涸補插秧苗詎意西水不消海潮增漲田高而岸固者竭力車戽僅救百分之二三其否者人力莫措惟相與哭視沉淪而已蘇松之人素恃耕作一失農業更無可以謀生于時百姓欲望官司發賑則庫藏久稱空虛欲詣大家稱貸則倉箱先已匱竭欲望貿布易粟則邇年商旅不通布無所售欲往鄰郡行乞則聞四境率被水患出無所之強者劫掠以偷生弱者嗟吁而就斃胡中丞適在兩郡親見其然憂苦焦勞寢食為廢其所上疏讀之可謂危迫矣然於賑

連困悴之狀則以新奇繁猥實猶未能盡陳至于窮鄉僻里軺車所不經其晝夜悲啼之聲夫妻子母對膝抱頭悲哀抑鬱之氣即中丞目固有未覩言固有未及也仰惟　皇上聖仁廣運子視萬民公德懋同天心存濟世討于一物失所猶惻然動情況忍視數百萬之衆漂屍塡東海乎又況財賦重地　祖宗所由以興者乎又況自星變以來豪猾奸雄日懷幸亂之心至今未已乎竊以為有非常之阨數必有非常之恩澤然後可以消弭保綏今必望斷自君相撿嘉

靖三十四年四十年所下恩命及察今胡中丞所請破格加卹蠲遺黎獲安多患潛杜若付有司拘泥舊聞僅減免存留分數不能有所補益也且其開治民者未有事而卹之則天下賴以靖寧而廟堂之上亦

此語經世之道不特救荒一事也

得伸以爲恩縮以爲威常不失其尊若事至而後卹則受者不以爲惠而其多寡輕重喜怒聚散之權乃吏倒持於下縱能委曲彌縫勉强收拾而目前之費日後之憂皆將有不可勝言者然其機甚隱其萌芽甚微非仁慈如公明睿如公孜孜計安社稷不避嫌

怨如公。莫能知。亦莫能任也。此天下所胥翹首跂足而望公也

記

張家灣城記　張家灣城

自都門東南行六十里有地曰張家灣。凡四方之貢賦。與士大夫之造朝者。舟至於此。則市馬僦車。陸行以達都下。故其地水陸之會。而百物之所聚也。嘉靖癸亥冬　世宗皇帝以有虜警　詔發營兵戍之。先聲播聞。虜不敢犯。然戍者無所據依。晝夜被甲立。勢

實不可以久。甲子春順天府尹劉君畿因以城請、司空雷公禮上議曰城於戍便於守固、世宗報可、勅順天府丞郭汝霖通判歐陽昱內官太監桂琦以二月二十二日始事、財取諸官之贖及士民之助者木取諸營建之餘、甎取諸內官廠之積石取諸道路橋梁之廢且圮者、夫取諸通州之衛卒及商若民之傭於貲者、工既舉而財不時集、僧具以聞詔光祿寺出膳羞之餘金三萬兩貸之於是諸臣咸悅以奮而巡按御史董君堯封王君君用楨程督加嚴越三月遂以

成告周九百五丈有奇厚一丈一尺高視厚加一丈。漲湖之堧已
内外皆甃以甎東南濵潞河阻水為險西北環以濠已為虜所破蓋城實卑薄也旧之為害
為門四各冠以樓又為便門一水關三而城之制悉
備中建屋若干楹遇警則以貯運舟之粟且以為避
兵者之所舍設守備一員督軍五百守之而灣之人
南北之緡綈中國四夷朝貢之使歲漕之將士下逮
商賈販傭胥恃以無恐至於京師亦隱然有犄角之
助矣仰惟　國家建都燕薊百六十年於玆乃灣之
有城實自　世宗遣戍之詔始蓋　世宗雄才大略

出於天縱而訏謨膚筭又得於夙夜計安天下之心非偶然者其功在社稷廟稱爲世雖未易以名言然此固其一也夫覩河洛而思禹情也亦義也今而後登茲城者於　世宗能無思乎誠使文武吏士體保固郊圻之意而殫謀以殿封疆兵之守者懷據依之便居處之安而竭力以奮武衛其在賓旅邇周防曲護之恩而各修厥職以供朝廷之事則庶幾爲能思世宗矣階不敏敢因紀成以規焉

漕運新渠記　　漕運新渠

先皇帝之四十四年秋七月，河決而東注，自華山出飛雲橋，截沛以入昭陽湖，於是沛之北，水逆流歷湖陵孟陽至谷亭若干里，其南溢於徐，渺然成巨浸，運道阻焉。事聞，詔吏部舉大臣之有才識者督河道，都御史直隸河南山東之撫臣，洪閘之司屬暨諸藩臬有司治之，得今萬安朱公衡，爰自南京刑部尚書改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璽書總理其事。公至，駕輕舠，凌風雨，周視河流，規復沛渠之舊，而時瀦者爲澤，淤者爲沮洳，疏與塞俱不得施。公喟然

言曰、夫水之性下、而玆地下甚、不獨今不可治也、卽能治之。他歲河水至。且復淪沒若運事何。召諸吏士及父老而問計、或曰道南陽折而南、東至於夏村、又東南至于留城、其地高、河水不能及、昔中丞盛公應期嘗議鑿渠於此而不果竟、其跡尚存可續也、公率僚屬視之果然、馳疏以請、 先皇帝從之、工既舉而民之規利、與士大夫之泥於故常者、爭以爲復舊渠便、 先皇帝若曰玆國之大事、謀之不可不審也、勅工科右給事中何君起鳴勘議焉、何君具言舊渠之

難復者五，急宜治新渠，而增其所未備，以濟漕運。詔工部集廷臣議，僉又以爲然，詔報可。公乃廬於夏村，晝夜督諸屬程役，以工授匠，以式測水之平，鏟高而實下，導鯀魚諸泉薛沙諸河，會其中壩三河口。以杜浮沙之壅。堤馬家橋，遏河之出飛雲者，盡入於秦溝。滌泥沙使不得積。凡鑿新渠，起南陽迄留城百四十一里有奇。疏舊渠，起留城迄境山五十三里，建閘九。減水閘一。爲月河於閘之旁者六。爲土若石之壩十有二，爲土堤於渠之兩涯，以丈計者三萬五千二百

八十有奇。以里計者五十三。爲石堤三十里。而蓮道復通。已又濬薛河之上流。鑿王家口。導其水入於赤山湖。鑿薛城之左右。導王花泉。趕牛溝之水會於赤山。經微山呂孟諸湖達於徐。濬沙河之上流。鑿黃浦導其水入於獨山湖。沿渠之東西。建減水閘十有三獨山湓則洩而歸諸昭陽。鑿翟家等口。導其水入於尹家湖及卸馬池。凡爲枝河八。夾以堤六千三百四十六丈。旱足以濟而潦不能爲災。於是新渠之工備矣。惟　國家建都燕薊。百官六軍之食。咸仰給於

東南漕運者、蓋國之大計也、自海運罷而舟之轉漕獨茲一線之渠、其通與塞、又國之所謂大利大害也河勢悍而流濁、塞之則復決濬之則輒淤、事在往代及先朝者姑弗論、即嘉靖間疏築之役屢矣、而卒未有數歲之寧、則今徙渠而避焉、誠計之所必出也、然當議之初上也、或以爲方命、或以爲厲民、譁之以衆口、撓之以貫勢、詠之以重謗、脅之以危言、于其時公之身且不能自保、況敢與渠之成哉、賴　先皇帝明聖不怒不疑、徐以公論付之諫臣、擇兩端之中、而因

得夫遠猶之所在由是公始得竭智畢力以竟其初志而質其謀之非迂然則茲渠之成固公之功實

先皇帝成之也昔禹受治水之命於舜盡舍其前人堙塞之圖而創爲疏導之說彼其鯀聞焉者豈無或駭且謗乎惟舜信之深任之篤至八年而不二禹是以得建萬世永賴之績奉玄圭以告厥成則洪水底平雖謂舜之功可也而虞夏之史臣與後世之文人學士咸知稱禹而莫知頌舜其得爲探本之論哉洪惟 先皇帝力持國是以就茲渠功德之隆較之帝

舜可謂協矣。階曩備員內閣，嘗屢奉治河之諭，遜謝

政南歸，復得親至新渠，覩其水土，而考論其事之始

末，追感往昔，不自知涕泗之交頤也。遂因公請僣爲

之記，且以告夫修實錄者。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四十六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李雯舒章　選輯
　　　陸慶曾子玄　參閱

胡莊肅公奏議

奏　　　胡松

爲請專勅嚴經畧疏(專勅備盜)

該臣參考圖牒，問訊故老，者得永豐上饒二縣所稱平洋銅塘一帶地方，綰帶衢建，當閩浙交會之界，有

岩嶺谿壑之阻，擅鉛礦材木之饒，爲方可數百里，正統年間，閩賊鄧茂七等，嘗盜冶其中，知縣鄧顒追捕被害，該前巡撫都御史韓雍，　請兵勦滅，遂將前山封禁，內有官民米七十餘石，議令該都十里通均賠，其後包賠不前，復奏蠲免，有籍可覆，正德中，嘉靖初，閩浙諸寇，往往時來刼掠，盜開地方，居民被其荼毒，蹂躪累年，而後定，即令前項流徒，乘今江閩用兵多事，又復糾黨操戈，託名盜冶，意實伺便刼掠，臣會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陳志査得銅塘山場之與平

家有爲平声此地之饒大率賊爲虎依之窟宅者誠奥區也

洋。均為盜所垂涎。而平洋坑尤切浦城江山二縣之界。重山複嶺。疊嶂層巖。一轉折十數步之外。即主客爾我。不相睹接。凡茲醜徒經行。藂伏草莽。儔侶後先。則為道路之行人。俄而鳴號一呼。挺戈以奮。則呼吸俄頃數百千人。可立而聚。防之甚難。然幸道途往來。必經人煙去處炊汲。其所經從。非江山常山所轄。則皆浦城之民也。三縣之人。其於廣信。本自秦越。不相為謀。況又覩望成敗。幸其得開。則因而隨行分竊。固自有利。且聞多有為之耳目鄉導接濟居停者。僉謂

必須　請乞比照汀州武平之屬嶺北潮州程鄉之屬漳南故事而以福建之浦城浙江之常山江山三縣與三縣所屬之鉛亭溪源高泉若仙霞小竿諸巡檢司悉聽江西分守湖東道管轄提調責令盤詰探報可以先期爲備如遇各賊盛集一體起集鄉兵首尾應援阻截遮邀最盛則移文建寧兵道嚴金衢溫處守巡各道速發援兵協力驅逐違期者聽臣等江西撫按叅論仍乞　勅下兵部查議果於事體可行

請　賜不坐名勅書一道專令分守湖東叅議駐劄

廣永豐縣治。訓練營鄉等兵。控扼禁緝逆折潛消幸今永豐繕造有城。落成伊邇。可以屏維藩翰。其於閩浙二省撫按司道。止於文移往來。一切恭謁儀文。截然無與。庶乎於事可豫。於官可常。於職不曠。產賊之源稍清。而發賊之委可疏而塞矣。

爲請設江防守備以重上流疏 請設江防

卷查先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段顧言案行司道諏訪官邪吏弊民瘼盜情四事。據布政司會同都按二司各道議稱鄱陽守備應於康山駐劄。以便居中往

來巡緝調度所以為湖防謀者似矣但少船隻兵仗官廨營房除別議行造給外內稱江洋之寇率靖江泰興等處之沙民龍潭蕪湖等處之洲民隨風直上由安慶以達湖口人船俱便往來甚捷又謂荊蜀江漢諸水會於九江贛吉撫饒諸水匯于湖口則湖口也者乃湖寇所由以出江江寇所由以入湖為第一要害之地雖設有九江衛與兵備道然相距尚遠防守弗專至於湖口要地曾無半旅一卒之戍殊為失策謂宜於湖口之南湖嘴地方增設守備一員操練

巡邏以扼要衝。庶江寇不得入湖。湖寇不得出江。等因前來查行間。該臣接管以來。會同巡按御史段顧言議照前項湖口江防一帶。不獨沙民洲民。即今鹺徒礦盜。往往托于商舟賈船。乘便四刼。又前此各處徵調土苗等兵。雖稱發回。亦多有逋逃竄匿于洲渚港嶼萑芦之間。所在而是。且近日閩廣諸賊。侵境須今湖山洞而姦宄惡少。又多蠢動相煽。尤當預防。所據湖口置兵即以遠備江北之寇之南湖嘴。增置守備一員。誠為先事之備。但須於九江府衛摘撥軍民二精兵足二百名。造給多槳戰船

三四十隻。付之操駕。以時演習巡緝。給與循環赤籍毋半月一次。令與鄱陽守備盡會于適中之地。時而送驗。以稽惰勤虛實。仍有盜發互相通報。迭為犄角。而皆聽兵備該道守巡道稽察。若江盜侵入湖中。害及居行。則九江兵備湖口守備首任其責。守巡該道次之。湖盜侵入江中。害及商民。則饒州兵備鄱陽守備首任其責。守巡該道次之。如此庶事相協心。不致掣肘。患生叢力。不事虛文。責守既專。經理漸密。巡緝復嚴。聲實布張。氣勢聯絡。伏機隱禍。可漸消弭。留都

上游之重。不致空疎疏鬆如往日矣。

陳愚忠効末議以保萬世治安事 邊備

一懲苟玩、臣於六月中在山西見吏民捕得虜人所遣間諜、稱虜自去秋搶掠與嵐等縣得利之後從春首以來、即走其部落、傳箭調集諸種所部人馬、所期南侵深入、此其消息、不為不大矣、大同鎮巡與之密邇比鄰、可諉曰不聞而已乎、自度力能捍禦、固當日夕廣設方畧、簡閱人馬、繕修器械、務為不可勝以折其氣而待其來、如其力不能禦、則當屢疏具言其狀、

請朝廷廣措芻糗，預調鄰兵，以併力捍禦，而乃嘻默養亂，束手坐觀，待其諸部既集，擁兵壓境，羽翼已成，勢不可遏，然後以彼求貢之詞聞，是將誰欺乎。矧又遣其間諜，絕不設備，頗開陰納賂遺，款令勿殘已地，竟不開發一矢，交一鋒，使用長驅深入，如蹈無人之境，至今旁觀之士，竊相詬笑。察其所以，蓋緣都御史日冀遷拜，其心汲汲而思去，既不肯以地方爲已責，而總兵官等又欲僥倖苟免，嫁禍於人，以致賊敢於深入，不復忌人之乘其後。如此是山西之禍，大同

邊臣常套即一堡一城皆有之

實成之。倘以臣爲不謬、伏乞勅下科道官、重行綜覈將各失事鎭巡等官、械繫來京、重寘法典、以風厲諸鎭、庶他日虜騎復臨、不敢效尤苟免以誤蒼生、

一修障塞、昔之言匈奴之長技三、而中國之長技五今則大異矣、彼得休養生息。而吾則徭役困敝。彼得威殺專行。而吾則文法牽制。彼勝則利均於下。敗則耻歸於上。而吾敗則禍貽於下。勝則利歸於上。加以十餘年間、侵盜驅畧、虜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竟不聞有與之一角於疆埸者、雖　朝廷之上、嚴令勦

殺要不過息鼓偃旗徐尾其後賊如東向我則西馳俟其志欲充滿整暇而歸其所畧老羸孱弱行不能速彼乃視爲弃核委以啖我而我則因之以爲利邀之以爲俘以巧於張皇奏功　闕下而不知率皆我之編氓與其老耄嬰孺也以斯積漸故使緣邊之民男不得耕婦不得織窮愁無聊轉爲彼用日積月累暗長潛滋故彼之長技日益月增而吾之長技日削月折而邊臣日事蒙蔽不以實聞至於殺戮數十百千而其形於奏牘者纔十之二三爾臣嘗終夜不寐

熟思所以制禦此賊，而反復古今儒者之言，惟陸贄

劉貺最周於理而切於用。贄謂中國與夷狄各有所

長，不可勉於所短而敵其長，宜用於所長以乘其短，

而其所言用長之道，則在於修封疆，守要害。塹蹊隧。

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力。練卒以蓄威。寇

小至則遏其衝，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

以誤之。使其勇無所施。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

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劉貺謂

華人步卒也，利險阻，虜人騎兵也，利平地。彼利馳突。

我則堅守、無與追奔、無與競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閉險、使不得還、衝以長戟、臨以强弩、非求其勝也、在制之而已。此眞中國萬全之策、千古不易之論舍此不務、縱之深入、而欲與決戰於平原易野之間。雖將皆孫吳、士如頗牧、臣知其無以取勝、而況將帥

亦就近勢言耳漢武唐文我明二祖又何如也

無死之氣、士卒有生之心、而欲取勝於夷狄乎、夫中國與夷狄鄰、猶衣冠富貴之族。而與貧狡兇悍之人相比也、以彼貪得之心、窺此可欲之富、彼衣冠富貴者。不知高其垣墉、厚其茨蓋、而謹其扃鑰。嚴其守望

至使盜賊直闖於閭闔之中。公行乎堂寢之上。而區區號召雇倩。欲與格鬭而求勝。雖愚者知其無益也。臣愚區區之私。竊以今日禦虜之策。莫先於守。其所以為守之計。莫急於修邊。而邊之所當修。莫大同之為急。今議者或以財用不給。畏勞憚費。而因仍苟且。僥倖一日之無事。此乃偷安養禍之臣。非天下之忠計也。聞之通德臨清諸倉。實有數年之積。方患紅腐。若有司能越拘攣之見。而以明年諸倉漕運。盡令折銀。并其船剝雇賃席耗之費。與漕官衛卒行糧之供。

總計其中、卽每石可得銀八九錢、於諸倉初無所損於邊防、大有所利、則亦何愛而不爲　國家久遠之計耶、若此之不足、然後別加詳議、曾以堂堂全盛之天下、而不能辦此一力役哉、且虜今時時聲言將犯畿輔與山東數路、則臣前所云諸倉者、固虜人之資也、況德倉固在河壖無城郭、又方有燔燒焚燬之患、所宜預防者乎、苟靳於一勞之費、使虜貪利數入、今山西旣已殘壞、其勢必及山東、山東不已、必及河北、卽雖長淮之南、大江之北、亦俱唇齒之地也、自古及

今有百姓貧愁而盜不起者乎有盜起而罔能安者乎願陛下熟察

一懷携武臣始聞之故老國家自設有邊關以來論兵甲人馬之盛必曰大同大同自頃年鎭巡諸臣失於撫馭致其背逆至於前後所遣問罪之人又復雷同觀望苟且姑息其所措置未能服其心而除其本以致驕慢偃蹇日甚一日始數年之前撫臣傳令下操雖不能使之如期而來然猶未嘗不操驅之出戰雖不能使之必致其死然猶未嘗不戰爾來教場

勦爲遂贊金皷幾於絕響鉦邊警交馳烽火四照將或躬先出城彼悍夫驕卒方抱其愛子若孫熟寐以寢苟稍稍繩縛則群起而譟呼脫巾而詬詈事勢至（是時賊中多饑故）此豈不可爲痛哭哉蓋此曹性習固自匪良而上之所以處之亦失其道夫以窮邊蕭條之地驕惰不耕之人所賴以爲養者獨糗糧爾既不能以時給予而貪夫債帥見其地之難處人之難馭方且設事端假挾伏以求饜而債負有顧而之他之心彼驕悍之人如之何其可使也臣竊願　皇上推心置腹明行詔

諭其言其所以不效命戮力思死封疆者、本緣鎮巡等官失於撫䘏。至於芻餉不給。又皆不以時奏報、故朝廷不及悉聞。自今以始、當詔有司足爾餉饋。給爾器械。繕爾牆堡。以安爾室家、爾等當知爾之乃祖乃父生死太平共效忠力。豈不休美、若能奮勇殺賊則高官大爵。所不少愛。即雖不幸以沒、亦必重加恤典。獎爾忠魂、其或執迷不悛、有言不信。必將拏戮不赦、殄滅其家。其往年身負不義、及近日被其驅脅、或私自逃徙者、許令來歸自首、所帶牛馬夷器、俱聽自

得、仍給銀伍兩或三兩。以爲牛種。給之曠地。優復數年。使得休息、而又申嚴招徠之法。力行綜核之政。愼選撫鎭守巡之臣。以譏察而作新之。斷之以必信、持之以終久。彼亦具人心者也。感　朝廷撫慰之勤。必思所以自效。畏　朝廷誅戮之及。必將轉爲忠勇。如是而猶不悛焉。然後聲其不義。以與天下棄之。則天下之人必將惡其不義。起而戮之矣。今議者或以方今所患財匱、何暇及是、嗟乎、此誠不知權者也、夫所貴乎權者、謂其能稱輕重而取舍焉者也。今使人誠

給銀伍兩也。則萬兩可得人二千。十萬兩可得人二萬。若使善於撫馭。勤於訓閱。可配之征騎。則皆我之勁兵也。孰與絶其歸路。使彼爲賊之間諜鄉導。以致日侵月削。陰蹈潛損。其失利不知幾萬萬倍。知者權其輕重而取中焉。必以臣言爲可通矣。

一議孳牧我祖宗遠鑒前代。兩京則設兩太僕寺。遼東山西陝西甘肅諸大鎭。則各設行太僕寺。與苑馬寺。此其内外相資。遠近相望。所以强兵實國。攘夷康乂其規謨計慮閎遠矣。柰何法久而弊滋。事遠而

人玩。官之所養。既有名無實。而其養於民者。又無益有損。臣嘗考之唐史。蓋昔隋煬之末。其國馬爲盜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力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至七十萬匹。及至玄宗。用王毛仲爲閑廐使。亦致雲錦之盛。夫此其人豈獨天降地出也。顧人主所以委任之意何如爾。今代嶂之間。固冀北之壤也。開所謂樂牛山魚兒川與滴水崖馬跑泉等處。水泉繁茂。尺宜畜牧。誠宜及是時 勅下吏部選於衆。

求古所謂張萬歲王毛仲其人。使為苑馬寺卿。而以（此官不必專任科目或武臣中有諳馬法者而使文臣督之可也）代州行太僕寺改為苑馬寺。增置監署。取山東北直隸河南諸處種馬。分布廐閑。攢槽飼秣。悉徵諸處養馬丁田之直。召募沿代居民。使為圉人。或籍諸濫流人以充。詳為條畫。第其蕃耗而為之賞罰。期於數年不易。果有成績。許不次遷拜。或即授以侍郎都御史以寵任之。若其庸庸充位。績用不成。顯加竄殛。終不遷叙。至於遼東陝西與甘肅寧夏諸處。莫不一體申勑。期令毋闕武備。如此則庶明勵翼唐張王不專

羡於前矣。昔郭子儀嘗與代宗語吐蕃之強，退而上書，謂朔方士馬比天寶中止十之一。屢有虜人來稱四節度將萬人，人兼數馬，臣所將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百之二。慷慨至於流涕。臣竊悲之。今虜酋小王子與吉囊與俺答阿不孩及猛壽兒台吉等，各不下十餘部。每部精兵萬餘，馬各數倍其兵，老弱稱是。臣親於太原城上見其一人騎而馳者一馬，縱而牽者又有數匹。

（虜之愛惜馬力如此。）

今又益以析代陽曲二十餘處所掠，計不下十數萬匹。彼將日夕長養步作。此其銳何可當。

而其勢何可及也。故欲禦虜。則馬不可不多預。今議者或以是非旦夕可幾。恐緩不及事。臣竊以為不然。夫大同最號重鎮。馬即集合。纔不過數千匹。且多瘠損。蓋孟軻有言今之為政者。猶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故昔之善居室者。求木於十年之後而用之。初若落落難合。然其後卒得其用。伏惟　陛下留神省察。

一慎選授。今之大同最號難處。蓋中外士大夫所共聞見。而莫敢以告　陛下者也。其鎮巡之官。謂宜慎

選忠誠謀畧爲天下所共推者使之往即其地以彈壓其氣而消弭其心然比年所用之人未能盡厭天下之心何也當事者蓋亦知其地與時不易以處每遇員缺推補或取諸閒廢或求諸疏遠不問其堪與否也其心以爲彼實在廢籍與疏遠吾姑以是授之（邊撫不推京卿而推落朵大凡知此）彼當無所歸怨而初無汲汲焉爲天下求才之心而彼在廢籍與疏遠者且喜高官大爵之及已也亦姑拜命殊無皐皐然爲　國家任事之誠不惟不任事而已方且旦夕掊尅日夜鑽刺圖惟所以移徙遷陟

而冀他命。其視地方曾蘧廬之弗若。而又何暇經營展布勞來安集。爲 國家無窮之計耶。是以紀綱日壞。驕橫日集。而使後來者愈難其處。自今以往。請毋拘資格。如推巡撫。內之則科道部屬而上。外之則藩臬方面而下。至於郡守。推總兵。則自指揮而上至於叅遊。其才識謀畧忠誠勇信爲海內所推奬者。即以付之。毋以貴近而不敢推。毋以微遠而或遺。要爲天下得人而已。昔宋仁宗世。患元昊契丹之侵暴。則使范仲淹主西。富弼主北。皆極一時之選。故能抗強敵

而臣蒞虜。竟遺十數年之安。乃今付授若此。臣實不知其說。或者固謂才識謀畧是矣。而又何取於忠誠勇信乎。蓋非才識謀畧。則不足以運帷幄之籌。而制閫外之勝。而自非忠誠勇信。則巧於避免。重於顧愛。其肯以其身為　國家宣力而致命哉。然又必須假以便宜。豐其祿入。使之各得以收募死士。豢養家丁。而又久其秩任。期非十餘年不得遷徙。如巡撫之官。始則授以僉都御史。久之乃進為左右副都。又久之又進為左右都御史。或帶尚書職銜。總兵官初則授

之署都督僉事。久之乃得實授。又久之乃進同知。又甚久而功用益高。始進以都督。此宋祖之所以不輕與曹彬以使相者。眞駕馭人臣之微權也。彼是二臣者。知其不可驟徙。必不敢爲旦夕苟延之計。以希遷陟。必以其地與事重爲己責。自然親愛其下。而莫之侵尅。此非眞能愛其下也。捍禦自全之道。在得人之死力。而不得不愛之也。夫然後其下亦將知有定主。而親愛其上。若夫選授既定。上下相安。但能保境息民。務在寬其文法。自非大干紀憲。請戒言官毋妄行

糾論以壞其成則　陛下可以高枕海內可以帖席矣。

一利器具臣聞之漢晁錯曰器械不利以其國與敵也當今之時計莫如多造戰車衆置火器廣備强弩便葢虜人最善馳突故常以驍騎踐我軍我軍一不能支則衆皆靡然爭倒至於殲及將領而莫救者葢以此也惟車最能捍禦而不爲之動又利多置强弩廣設火器於車箱之上則彼不能近以即我此實兵家之利器今日所宜最先者也臣聞沿邊故亦置有

戰車。然體質重大。非得十數人不能移徙。卽雖平原易地。尚費推移。如遇險阻。則跬步不能以寸。是徒委敵之籍也。臣近出巡過潞安。見前兵備副使陳大綱所製戰車。甚爲簡便。其上既可以安置弓弩與神鎗佛郎機諸械。其下又可以載糗糧綴衣物。卽遇險阻兩人可舁以行。今潞安庫中多有之。可具以爲式。夫此不惟有資於戰。而又大利於守。不惟省芻秣之費。而又資饋餉之給。何者。虜見吾修邊。必將惡其病已。時出其騎以擾我人。吾既業有此具。故方其不來。則

可以實土轉運比其來也則可以爲營爲壘吾但謹其烽堠時其瞭望以防之如趙充國之留步士屯田而頻出騎士以爲田者遊兵彼胡能爲也昔晉咸寧中馬隆之爲凉州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爲營路狹則爲木屋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轉戰千里遂以克敵李靖於唐最號知兵及與太宗議伐高麗亦首及於此且謂爲兵之大要臣恐伏乞　勑下所司詳議如以爲可請於諸邊各置萬餘輛既可用以擺邊而補墻垣亭障之闕又

可施之追襲。而制崩奔衝軼之勢。至於所謂強弩尤
不可闕。其制有所謂大黃三連弩者。有所謂遠望連
弩者。有所謂一弩而十矢俱發者。有所謂弦大木為
弓。羽矛為矢。遠可及千步者。又有所謂伏遠弩者。其
力亦可以及百數步許。令官府既無。而民間亦多不
知製造。臣愚欲乞　勅工部選有心計知慮屬官。教
令巧慧工匠。以意製之。須給各邊。令多造。或下令吏
民但有能獻善治強弩法式者。並許詣官自陳。官試
其法可用。奏予一官。而所謂佛郎機者。亦準車數。且

或倍蓰之。如此即雖不能必於取勝，必不至如近之挫衂奔北，消阻退藏者矣。夫中國長技，其可恃獨火器耳。今虜既深入，實多得吾鐵，且亦畧有工人於其中。所少惟硝與黃。頗聞諜者言，近使其黨之臨清收市。果然則虎而付之翼也。乞下山東撫按官嚴加詰禁。自今諸來市易者，必驗其所執之文，令兵備官籍注其數於所執，以防轉貨。庶姦人無所逃遁。仍通行所在。一體禁緝。

一廣閒諜。今山西郡縣詳得虜所遺諜，前後不下數

十人。且言人人殊。大抵要非一時一部所遣。則其儔黨之未獲。散在京畿與山東河北者。各不下千餘人可知已。臣始竊怪區區醜虜。地既苦寒。百物稀少。何以遽能得人之死力若是。其後參互譯問。乃知彼雖夷狄。然其賞罰信必。無愛錫予。諸邊諜得實者。大之則使統部人馬。次之亦不失有妻孥牛馬之奉。彼貧民無賴。安得不棄此而就彼。爲之耳目以求利益哉。

臣愚欲乞　勅下撫臣厚養死士。詐克投降。設爲教誘之辭。以聳彼聽。使之得見親幸苟其得間。則斬其

漢時

名王酋長（多有此等人）與用事之人如不得聞亦必來聽彼諸部
強弱虛實與其協和與否而陰爲之備今說者欲以
調到延綏諸處人馬留之防秋夫久集則有饋餉之
難多屯則耗囷廩之積苟養得數人焉縱之以去致
之使來則可以得其要領早見而預爲之圖郎按伏
當亦可羅比諸數千人坐食之費相距遠矣臣又聞
夷狄相攻最爲中國之利始者黃毛韃子與朶顏諸
衛及西海亦不剌部落實與迤北諸衆故有讐嫌故
彼有忌而不敢深入今聞黃毛及朶顏諸族已與結

好。而亦不剌部落半爲吉囊所有。此雖未必盡然。然觀此來擧族深入而不復顧忌。則亦可得而推。然臣又聞夷狄貪而好利。反覆無常。吾誠不愛金貨綵繒東賂黃毛三衛以牽其東。西收亦不剌遺種。與之善地以安其右。使之首尾牽制內相狼顧是固或一道也臣又聞亦不剌遺種爲吉囊所收黃毛朶顏則與俺答結好。似各有爭雄競長之意。不知然否。果然。是固可開而離也。吾誠得辨黠譏慧之人。使之交鬬其中激之忿怒相攻是或又一道也。不然則下黃榜於

大同諸路。但有能斬吉囊俺答猛壽兒之首者。與蘇都督。仍賞以千金。其餘酋長。亦得爲都指揮以下官秩。使之自相猜疑。互爲屠剪。是又或一道也。方今虜勢日熾。侵暴之患。歲所必有。今中外效忠之士。所上一切利害。文多冗長。事或迂遠。陛下萬幾繁重。勢或不能盡覽。而內閣本兵之地。宜亦難於徧閱。以臣私愚。乞

勅戶兵二部各置邊防一科。選於其屬。得有學術智慮。盡心

國計者。部各二人。使得專一竭精殫力。討論利害之實。以關其長而告

陛下。如此

則言者之意得以窮盡其說而　陛下之聽覽可以總兵要而受其成矣

一清耗蠹臣聞宋臣蘇轍有言豐財之道無他但去其所以害財者而已今沿邊諸鎮所以害財者其途甚廣其弊甚深夫我　國家之設六邊其初雖仰給鄰省之常賦然屯田鹽法所補至爲不少今屯田久弊勢難卒復然尚有可諉者謂虜數內侵地荒不可墾也至如鹽法一事則因任其大壞極弊而莫之省憂其又何說焉蓋頃歲以來所司因以商人困敝不

得利。改議每鹽一引。止令輸粟一斛。若銀則四錢有半。此誠通商惠工之術。安邊足用之道。其何不善之有。奈何法立姦生。利不歸商賈之家。而顧以充豪猾之橐。聞之邊人言。每歲戶部開納年例。方其文書未至。則內外權豪之家。徧持書札。預託撫臣。撫臣畏勢而莫之敢逆。其勢重者。與數千引。次者亦一二千引。其餘多寡。各視其勢之大小而為之差次。名為買窩賣窩。每占鹽一引。則可不出大同之門。坐收六錢之息。至於躬身轉販。眞正商人。苟非買諸權豪之家丁。

丐諸貴倖之僕隸。則一引半繖。曾不得而自有。夫一引白得銀六錢。積而千引。則可坐致六百金。萬引則可得六千金。以游手游俠之人。不移跬步。而坐致千金之利。至於商賈負販。勞筋苦骨。乃爲人奴役。其支鹽也。則有何候需索之煩。至其行鹽貿易也。又率爲餘鹽之賈所苦。人情何樂於此而爲之乎。此邊人耳目所共聞見。所以失人心而召禍變。虧國計而積耗蠹。皆由此其道也。臣嘗細求其故。其弊之所以不可反者。蓋緣比年廵撫都御史習知其地輿時不可

久處則日夜圖惟遷轉既不免曲意以奉人如以時有喪敗踣北之失又毋務彌縫而懼人之議其後故以重利啗人至於負累商人虧損

國計非惟不知恤而亦不暇恤即雖其撫治仕宦之家與其舉人監生生員之窒無不人人得其歡心甚至以之賞伶人犒樂工而亦莫之恤焉豈不可爲痛恨也臣愚伏望

（邊商之耗徒於內商以此）

皇上勅下該部查議將前開納事宜改屬巡按御史務令召募正商上納而增其課額即毋引可得米九斗如令納銀亦不失一兩之入著令凡沿邊之人

（巡按亦未必能持法但無封疆之責不至損人如濫臣或差猶可）

無問車𦈢石粟皆得請吏上納則彼號稱商人者旣無勢豪之占據旣已樂從而彼所謂勢豪者知其無利亦自將舍置而不顧如是而商不輻輳財不裕饒臣請伏誣妄之戮若御史仍前所云不能爲　國家增課袪弊以濟時艱許吏部都察院及兩京科道㕘奏科劾重寘法典其於邊計雖未必遽充當亦稍稍有所補助此外更能乘今中熟糴十餘萬石頗備客兵毋令輙以按伏隂耗必不至失我軍之心而召外夷之侮如比日也何者昨虜人壓境乘間挑戰避人

給之曰。朝廷遣大將調集諸鎮人馬數十萬以與汝殺。而彼傲然不信。且曰今見本鎮軍已數月不得食矣。即調到諸軍。汝將何用供給。夫邊臣耗　國計。而使猾虜輕侮至於此。豈不可爲痛恨。故今日之計。必先厚自貯積以壯我軍之氣。而逆折其心。即屯田之利。將漸可覸復。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以爲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則羌人不敢少動。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言之。豐財積穀。豈非古今之要務哉。今虜得利以數十萬計。牛羊

彌滿於山谷。子女充牣乎穹廬矣。諸部之人聞之見之者。必且爭相告語。轉相誇詫。將日夜治其器械。練其人馬。猶若漁人之治網罟。獵者之調鷹犬。以期於必得。而我或泄泄然自若也。豈不貽後日之深悔哉一嚴備禦。姑數年北虜之侵我也。雖烽火時驚。疆場不寧。然皆不過緣邊而止。猶未敢公然無忌也。其後漸知我之虛實。謂我軍莫能禦也。去年之秋。遂踰關南。深入與嵐靜樂之境。夫與嵐靜樂雖腹內。然其距偏頭寧武諸關。猶未甚遼遠。則亦猶有所忌也。茲者

一月兩舉直蹈平定而東石州而西視去歲所侵又越數百里而遠且虜猶狗豕夫狗豕之盜食物也於此得便則於此數來苟有人焉從而痛朴擊之則必懲而終莫敢至臣姑不暇遠引只如正統中也先入寇無已頼當時清風店一戰而勝乃胡人痛哭以歸蓋自是不敢南牧今幸虜暫退誠宜及是時申戒内外任事之臣勿以虜退而少安日夜蒐補簡閲激昂教訓諸中外所上一切便宜決斷而力行之務收清風之捷臣謹按先年民壯之設實懲巳巳之禍本古

者寓兵於農之意。其法甚美。但沿襲之久。上下相玩。雖有常數而無常人。至使羸孱衰耄之人。濫充抵數。其所為役者。不過為豪門厮養。官府徒隸。將作傭奴而已。其於建置名義。絕不相蒙。甚非所以待有事而備不虞也。臣愚乞下該部申戒天下撫按官。從實稽簡。而稍增其數。務在膂力驍雄。如其名稱。然後籍其年貌。藏之所司。自非病死。不許輒易。（或疲老者亦須更易）務令各占一藝。時加演習。官募業師。轉相教誘。庶幾人皆可用。士不虛設。至於山東河南北直隸與江北諸州縣城隍樓

堞其固而可守者固仍舊貫自餘並令繕修以防衝
軼其遠年積貯軍器聞以久不試用悉皆朽蠹頓弊
摧枯斷折徒有其名與數爾併乞行撫按官從宜修
理或因舊以爲新或損多以益寡彼諜者知吾日夜
預備有以待彼則其狂志異謀雄心陰計庶幾可以
逆折不然彼日得我人長養而狎習之而又配以婦
女彼貧民因以爲家轉相煽誘恣行蠶食雖或不能
大有所就吾恐姦雄桀猾之徒相挺而起矣伏乞
勅下該部特設邊才一科令所在撫按收召斯地不

鷙之士。諸俱膂力驍雄。討慮深遠者。許得求乞自效官試其能果實。　上之則命爲千夫長。次之爲百夫長名目。月給之糧八斗。或一石。使之統領民壯。訓教鄉兵。俟三年無過。給之冠帶。又其積有年勞。謀勇漸著。許得一體奬薦。漸階流品。如其才堪大受。力能禦侮。即雖雄邊大將。亦皆有由此其選。是固廣求才賢消弭姦桀之一道也。

一核屯戍。臣聞故事山西河南兩省歲撥更卒數千人戍大同。名班軍。豈非以大同爲山西河南之門戶。

大同安則諸郡安故雖損內以益外而不暇恤耶臣嘗竊伏聽於衆庶令其流弊已極不可不思所以變而通之也何者舊班軍未行其統管把總若指揮率頭會而戶歛之市買其地之所有名土儀益自總兵而下至於守備數各有差及其到鎮督不使之操執班軍挾爲弓矢跋履行陳而乃撥送無益逃多有及期不至者宗藩給役鄉貴又否即修濬塹隍斬艾草木軍既不耐其水土加以擺餉不繼飲食不以其時往往疾病以死然亦月支行糧四斗有半在本軍則有廢棄家室之憂在大同則無毫

毛防禦之用。在本鎮則無以爲守衛之資。在客鎮則反增耗蠹之實。大非所以便人而益國也。臣愚欲乞
勑下該部查議。請令大同鎮巡。召募沿邊土著之人。抵補兩省輪戍之卒之數。彼戍卒所遺每月行糧。已足支募軍半月之食矣。然後扣追二省歲應輪戍之糧。以補應募之人之食。而又明厲科禁。嚴立限期。卽令領班指揮及把總管解交割。毋使稽緩侵盜。如此則應戍之士。得以耕鑿貿易。保其妻孥。彼必不苦於供給。大同失業之人。得有所藉以自養。必且欣然

於赴召。而山西河南兩鎮各有得人以爲守。是一舉而三得。事半而功倍也。比諸覊旅不常之人。愁困無聊之士。往來道路。計日懷歸。徒耗縣官之儲無益防禦之實者。豈不大相遠哉。

一預積貯。臣聞之鼂錯曰。一日不再食則飢。歲不製衣則寒。夫民飢不得食。寒不得衣。則雖慈父不能以有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臣始誦其言以爲太過至於近日。乃知其信然不誣。何者。自頃山西被圍。纔旬日爾。然人情皇皇。已皆狼狽相顧。假而圍之月餘

又或數月不能此其急當何如也試察其故蓋以民間積蓄本自不多而官庾所藏又苦不富即此一處而天下具可知已謹按先年戶部奏行積粟條例其意頗善徒以吏緣為姦奉行弗至而上之人亦不聞有所甄拔飭厲故使良法美意曠廢閣至於今臣愚以為宜嚴行申厲重糾貪墨夫郡縣儲峙所以待有事而備可虞也今法自徒以下得贖者有力入粟其稍有力則令入金名工食所以緣人情也顧吏因為利不以歸官府之帑藏而以充私室之橐笥是教

之偷也為令之計莫如改令請得贖免者准入粟而爲之差等如法應杖七十者而有力也則令入穀十石五斗矣其稍有力者則與減十之三四其他徒流並準此以爲之則而又　明勅撫按之臣時巡稽籍因以觀察其人之廉與貪及奉法與否其有仍前贖金者並以贓罪論罷其餘江南嶺表諸處或下濕不可久貯者令撫按官畫一具奏務期有備　陛下採之與議者著在令甲令該科記籍毋輒輕改革如此則積倉相望師行糧食即雖兵連禍結當亦有資於

亦在其人耳粟之在會典金之在庫無以異也

轉運。比諸倉卒賫發。乘急翔貴。收糴無幾。緩不及事者。其利害輕重。豈不相懸絕哉。

一撫傷夷。今山西太原所屬諸郡縣。雖稱附邇邊徼。然以大同爲之門戶。本自中土。其地頗廣遠。賦頗繁重。而民亦阜蕃。始十數年前。注選者猶皆科第之英與其才望之士。數年以來。以其近邊多事也。其所注（北缺至今多科貢）擬率多耄荒之人。左遷之籍。此曹精力衰倦。智識昏憒。其日夜之所惓惓。要不過歸老之計而已。即今邊事方殷。呻吟未息。必須噢咻賑貸。加以訓兵積穀。勸

農除器百責寔萃豈此輩力所能辦雖或間有二三可用之人彼見地方之疲病困憊日以多故又皆有望望欲去之心如此則國家何望而百姓何恃也臣愚欲乞 勅下吏部將山西諸州縣正官行撫按官澄汰除賢而才者使之久於其職其餘送部改授其闕請於新進士中選擇銓補令其勞來安集綏懷招附彼其人雖未必人人且賢然以彼年力加之方起布示會有京朝之望其必奮厲無疑而又申飭監司嚴加督察以俟功能殿最治狀傑然而後隨材器使

以補科道部寺等官彼其人習知地方百姓將於已責而不可遽解去也必將深思熟慮周旋竭力於其官即時有科率徵發其勢既得行民亦罔不戴而其下亦無敢緣爲姦利故雖不必輿金輦帛以爲惠而惠之所及廣矣是誠救時之切務也